

韩育生——著

香草美人志：

楚辞里的植物
(修订版)

每个人心中都
有一种钟情的植物，每
一种植物，都代表一种独特
的心情，令人想起心底的往事

带你探访楚辞里的香草
与美人，开启一场风情
万种的博物之旅



香草美人志：

楚辞里的植物
(修订版)

韩育生——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鹭江出版社
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7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香草美人志 : 楚辞里的植物 / 韩育生著 . — 修订本 . — 厦门 :
鹭江出版社, 2017.8
ISBN 978-7-5459-1350-7

I. ①香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0540 号

XIANGCAO MEIRENZHI—CHUCI LI DE ZHIWU (XIUDINGBAN)

香草美人志——楚辞里的植物 (修订版)

韩育生 著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江出版社

地 址: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政编码: 361004

印 刷: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门口民族

邮政编码: 101102

工业园 9 号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插 页: 1

印 张: 8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9-1350-7

定 价: 4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。

露申辛夷，死林薄兮。

腥臊并御，芳不得薄兮。

——《九章·涉江》





苏粪壤以充帙兮，谓申椒其不芳。

——《离骚》



乘赤豹兮从文狸，辛夷车兮结桂旗。

被石兰兮带杜衡，折芳馨兮遗所思。

——《九歌·山鬼》

索茅以筮算兮，命灵氛为余占之。

——
《离骚》







美要眇兮宜修，沛吾乘兮桂舟。

——《九歌·湘君》



朝搴阰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。

——《离骚》



香草美人志

再版自序

中国人爱恨交织的抒怀韵律，待人处世的轻重缓急，从来不是窖藏之秘，而是有着清晰的路线可循。这条闪着光的金线，一段接着一段，就像古代车马时代传递讯息的驿站。中国人心神传递的路径，历经诗经——楚辞——汉赋——唐诗——宋词——元曲——明清小品，一路上尽管有着权力、道德锁链几近残酷地束缚，但这个独属于东方的灵魂，在节奏韵律上依然用秉性里开放包容的激情，寻找到了天地与方寸之间一代接着一代循环交替的舞步，这种循环而得的果实，让每一个中国人在寻找自身生命价值的时候，始终都有稳固的基石，可以蹂掠其上，疾行奔走之间，不致迷失。

几千年来一个个生于其扬死于其哀的人，生之初的惊厥敲击他，死亡时刻的豁然平复他，一点点体悟，一代代确认，才将这条曲折盘绕的大道，刻入每个人的骨血，化为自己谨记的生命源头。无数细微飘浮的灵魂，像萤火虫一样在这片山河大

地上游弋，山河大地也穷究它的嶙峋与奇变，反哺每一个新生的血肉之躯，在勾勒自己命运轨迹的过程中，觉醒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。

读楚辞，能有点滴所得，我不能说自己是幸运的。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一出生，身体里便藏有这座挖掘不尽的天然矿脉。只能说，写作，促使我要理解这片土地上灵魂的卑微、痛苦、庄严与神秘，让重走这条路，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。

课堂上的老师，强制他的每一位学生读楚辞。大概我正受益于这样一种强制。对世间万物反应极端迟钝的我，很难想象，日后会别无选择，走上探寻灵魂不灭的写作之路。一个孩子还不能对楚辞表达自己的喜与恶。但楚辞的力量就是那么强大，不知不觉，很自然地，它能让人收藏一个独特壮美的人格。很长时间（大部分人可能也是如此），我甚至无法清晰解读课本里选录的《离骚》的句子，但当我体会其中的唤起和悲叹时，依然能隐约察觉到如滚落的豆子一般的人性、国家和天地之间，并非各自为政，而是被一种朦胧的秩序一次次梳理。

直面失败的起伏和残酷的否定，便是一个人独立面对了生活本身。当一个人被逼着朝向内在反思，在审视中察觉生命的真相，得失交替的过程，他会睁大双眼，去窥探世界的广大与神奇。

读《诗经》时，能感觉到整个大地都在苏醒，万木千山，一滴露水，一粒尘埃，一缕清风，一丝颜色，都含情而生。身处这

个情满天地的时空，内心的琴弦会绷得紧致轻灵，耳朵可以敏锐地听到一片山河在世界深处传来缥缈的回音。

接下来读到的楚辞，却并非一种顺流而下，《诗经》的曲调从万物身上移情感应，融进一个人内心时，回音竟然那么大，几乎能让后来的每一个倾听者感到深深的不安。这种不安不是指向具体的爱恨，也非生活挤压肉体带来的焦虑和逼仄，而是破开欲念，深居灵魂内部的悚动。

楚辞真是宏大又丰饶的中国悲剧史诗独立为文学的源头，屈原特立独行的个性，逐渐演化为个人意志与天地变化相抗争的个性。

读《离骚》，读《天问》，读《九歌》，感受到的从来不是一份安宁与恬静，楚辞看似从容，其实骨子里一直都在不断接近人心中狂暴的雷鸣电闪。打开楚辞的世界，内在贫瘠荒芜的精神荒土里，总会插入一个锋利的犁头，深深开垦下去的犁头，带起日常生活冻土一样凝固生命的土层；坚硬的冻土在卷动、抛起中变得松软。想象力、个人理想、辩白的哲思都碎为颗粒尘埃。读着楚辞，那些草木会带着一个个独行的生命走进心灵的高原。

不知不觉完成的《香草美人志——楚辞里的植物》，是我读楚辞时心灵的呼吸。

写完一本书时，才发觉写作时藏在心里没有察觉的惰性竟然那

么深，书写完时，身心虚弱，这种虚弱，不是因为我在屈原命运的原野上，在他狂想的世界里走了多深多远，而是屈原令人惊叹的才华，被一种炽热的情感包裹，那种精神之像自己依然看不清。

《香草美人志——楚辞里的植物》出版后，短暂的惊喜很快就过去了，写作的注意力，一部分转移到汉赋，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小说的写作和研究。跋涉楚辞带来的艰苦，对心志和勇气的挑战，因为仅仅走在半路上，一本书里就一直藏了这样一个楚辞之殇，藏了一份让写作的热情几近半道夭折的怯懦。这种怯懦总让人不安。

2015年的夏天到西安去探望吕浩兄，那个大雨飘洒的下午，经吕浩兄引荐，与崔文川兄相识。很意外，他竟然读过我的几本小书，相谈甚欢时，他随口谈起《香草美人志——楚辞里的植物》再版的事情。可以再版吗？我半信半疑。无论如何，感谢他的推荐，让一本书走上它的再版之路。像世间所有的事情一样，再版之路呈现着曲曲折折，幸运的是，好像是为这些曲折增添礼物，一路上的善缘结了一个又一个。

直到董曦阳兄最终决定出版它，一本小书的修改才得以在眼前重新展开。

初版的修改和再版的修改之间，间隔了将近六年，修改过程中的差异，渗透着一个人写作观念的进化。只要写作之路继续，语言就会一直走在寻找它的个性和灵魂、创造新主体和新核心的道路上。对文章的修改，我大概是永远不知满足的那一类。

重新修改《香草美人志——楚辞里的植物》，等于重新进入楚辞，重新走近屈原的灵魂。终于有机会面对一本书曾有的暗殇，心里满是暗暗的喜悦。修改终稿时，侄女新生孩子的名字，也正好取自楚辞里的美好字词。这种新生命的滋长让我惊喜。

重新理解屈原，他选择的道路，他坚守的灵魂，昔日在楚辞里感觉到的狂风暴雨，山河为之色变的草木中，埋设下的一颗创造力的种子里，那种焦虑和不安被一颗伸展的灵魂所抚慰。瑰奇雄健博思深情的南方莽野，收纳并再造出屈原的生命观念。楚辞生成的世界，得益于这样厚重丰饶积聚的土层。屈原依托楚地巫的传统，得以与神灵沟通。屈原融化了此前经史典籍里积淀下来的智慧，在参与国家政事的过程中，得以形成他建造理想家园的家国观念。时运又给他悲剧的命运以捶打，让心有不平的哀叹激发出了泉涌的文思。那种天才和禀赋创作出的灵魂的壮美，其形其色，为后世中国的文学竖立起了一道肃穆沉静的方碑。我就是顺着这种感觉，对已有的文字去重新感知，重新修订。凡焦躁茫然中写下的痴言妄语，尽可能地删除了。

《一个梦：枫》里，在重写“屈原之死”的片刻，体会到一点他怀石沉江时的心境，突然泪花闪动。在如此宽厚挚爱的一颗心里，一定并非只有绝望，那里头蜡炬成灰的期许要远远多过生命幻灭的弥散，其中延续的精神脉络，融在全身心寄托的楚辞里，才会演绎出那么多耐人寻味、步步惊心的不朽杰作。他活着时并没有楚辞，他写下《招魂》，全是为了召唤那个国家丢掉的魂魄。当我被这个遥远的灵魂经由楚辞的词句浸染改变，一些无形的变

化发生在心里，一定改变了我的生命与个性，这种变化的能力，正是来自于屈原心中不灭的爱与思的意志。

对“重版”两个字，以前我总有个错误的观念，认为一本书出版之后，它的命运和灵魂（任何一本真正的书，都有它的命运和灵魂）就已经注定，重版除了小小地修订，一本书的颜色和质地不会再有大的改变。正是经历了重版、重读的过程，才体会到，只要作者的写作之路没到尽头，一本书只要还有再版的价值，它的修改之路也就没有尽头。经历个人思想和艺术认识的变迁和打磨，经历社会和时间的淘洗和选择，一本书才能不断朝着它的最终姿态迈得更近一步。

写再版序言时，似乎可以写得更加放肆一些，因为除了一本书得到又一次新生的机会之外，没有其他事情可纠结。

真正令人纠结的依然是如深海潜流一样神秘莫测的细节，正是细节一次次揭开了灵魂的大幕，所谓通灵的活力，让人伸开双臂去拥抱的花花世界，都是细节与灵魂在深处说话。楚辞正是中国人性灵之舞既美且幻的前身。令我入迷的草木，时常变为细节之神的画板，一次次诱我走入《诗经》，踩着楚辞，踏进中国人精神变化迷宫里的这条金色路径，正是走在这条路径上，才让我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，为谁而写，怎样去写。

2017年5月8日写于首都图书馆